

剧本选辑

第二辑

(咸宁、黄冈地区文化局供稿)

湖北省戏剧工作室编印

一九八〇年十一月



目 录

你怕不怕“鬼”？

..... 自 力 (1)

模范之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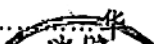
..... 胡珊鹏 (18)

对台戏

..... 李华清 (38)

新颖别致，小中见大

——杂谈孝感地区创作的几个小戏

.....  黔 (60)

你怕不怕“鬼”

(小戏曲)

自 力

请你不要顾名思义，这不是故弄玄虚、荒诞不经的鬼戏，而是一件有根有蒂的故事，就发生在某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家里。

登场的人物计三个半：一，常老根，五十多岁，人称“跟”书记；二，他的女儿常莉莉，县广播站的记者，二十多岁；三，小蔑匠，乃因身材瘦小而得名，其实年龄比“跟”书记还大几岁，一身好蔑匠手艺博得远近钦佩；最后出场的是逝世不久的县委书记江某，严格地说他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，故算作半个。

乍暖还寒的初春时节。西天晚霞溢彩，东山紫竹滴翠，恬静、幽雅的田园风光，充满诗情画意。

〔幕启：常老根臂戴黑纱，满面愁容，手捧着一幅江书记同他握手的照片，坐在桌前凝思。

常 （唱）时近黄昏鸟归林，

手捧像片想故人。

江书记啊！你云岭蹲点树先进，

学大寨讲路线历尽苦辛。

调机械拨贷款炸山劈岭，

堵邪路反复辟热气腾腾。

看今天放宽政策拨乱反正，

更盼你帮助我把是非分清。

谁料想晴天霹雳传凶讯，
你……头脑里长癌丧了生！
江书记啊！音容犹在我泪难忍，
常老根千思万念缠在心。

〔常莉莉拎着录音机，兴致勃勃地上。〕

莉（唱）晚霞璀璨风送爽，
采访富户回山乡。
东山紫竹滴翡翠，
西岭绿茶映春光。
政策放宽山披彩，
经济搞活水飘香。
县委要宣传富典型，
快把福音传四方！

〔莉莉进屋，如痴如呆的常老根尚未发觉。〕

莉 爸爸！

常 ……

莉 （大声地）爸爸！

常 （吓了一跳）哦！莉莉，你回来了。

莉 广播站派我回来采访。喏，（示录音机）这里面还带来了县委的新精神。

常 县委的新精神？么事新精神？

莉 抓发家致富……

常 啊！发家致富？是抓批判的活靶子吧！

莉 爸爸，看你想到哪里去了！

常 莉莉，这些年来，上头的政策象孙猴子的脸，说变就变。爸爸我是天涩挑油走滑路，步步小心哪！

莉 爸爸，你放心好了。今天晚上县委姜书记要来云岭坐谈。

常 莫「款鬼话」啦！前几天才开过江书记的追悼会，他怎么还能来坐谈！

莉 爸爸，我是说新提拔的姜书记。

常 啊！新提拔的书记也姓江？

莉 不是江河的江，是生姜的姜。他看了外贸局的汇报材料，点名要跟小篾匠大伯坐谈呢！

常 哦，点名要小篾匠坐谈……

莉 就怕篾匠大伯有顾虑，不肯敞开心思想谈。

常 是啊！被蛇咬过的人，见了鳝鱼也害怕。前几年把小篾匠当暴发户批判，恐怕他还心有余悸。

莉 那……那该怎么办呢？

常 （戏谑地）你还有得办法？你不是在跟他家的新伢谈朋友？

莉 谈朋友与这次坐谈有什么事相干？

常 嗨！等篾匠大伯来了，甜甜地喊他几声爸爸，他保险么事都肯谈。

莉 （撒娇地）爸爸，人家心里急得冒火，你还开玩笑！

常 莫急莫急，我自有办法。

莉 真的？

常 不是蒸（真）的还是煮的！不是看见你喊我爸爸，我才不管这些洋闲事。

莉 不管也要找你这个支部书记！

常 好好好，你去把篾匠大伯请来，我来炒几个菜，我们一起喝它几盅，要谈么事就好商量。

莉 好！我马上去跟队长打个招呼，然后就把篾匠大伯请来。（欲下，回身关照）爸爸，这录音机莫乱动啊！

常 晓得！我这就到灶屋里去炒菜。（各下）

〔小篾匠腰扎篾刀，扛精致花圈上。〕

匠 （唱）江书记去世已火化，
小篾匠心里象猫抓。
他虽然整过我狠割尾巴，
私人感情却不差。
自古官打民不羞，
何况他住过我们家。
功是功来过是过，
扎个花圈悼念他。

（白）老常喽！跟书记——

常 （急忙奔出）哎！老伙计，你还来得蛮爽快来！（看见花圈一楞）噫，哪个死了？

匠 昨天我从新旸部队上回来，听说江书记过身了，心里蛮过不得，好歹我也当过他的房东，特地扎个花圈来托你送给他。

常 嘿，象老江书记这样有魄力、有干劲的干部，是值得我们怀念。

匠 是呀，他住在我家里，晴天一身汗，雨天一身泥，有时候还起五更背着粪箕捡粪。

常 可惜你的花圈送迟了。

匠 么样？

常 追悼会前几天就开过了。

匠 那……那我就托你送到江书记的灵前去烧它，让江书记在天之灵总不朽。

常 嗨，要说永垂不朽！

匠 啊，对对对，象铁匠的砧子总捶不朽。

常 你先把花圈放倒，来跟我帮个忙。

匠 要我帮忙？

常 么样，不愿意？

匠 哪里哪里！办公事，你是支书，我是社员，讲私情，你是莉莉的老子，我是莉莉的公爹，只要用得着我帮忙，把我的脑壳矮五寸，我也愿意吵！

常 好，痛快！

匠 要我打竹床？

常 （摇头）

匠 编篾垫子？

常 （摇头）

匠 做沙发？编花篮？扎篾箕？

常 不是、不是、不是！（拿起酒杯塞在他手上）

匠 搞么事？

常 喝酒。

匠 （莫明其妙）帮忙喝酒？

常 有听说过吧！我常老根就是不得酒脱壶。你先坐倒，我去端菜来。

〔常老根入内。小篾匠习惯地拔出篾刀，捡起一根篾片劈着。〕

匠 （唱）他凭空留我喝夜酒，
手端酒杯心犯愁——
虽说亲家情意厚，
喝酒总得有缘由。

〔常老根托菜盘上。〕

常 （唱）炒花生，炸黄豆，
卤顺风，烧腊肉，
酥鱼块子加糖醋，
酒好菜香解忧愁。

〔常老根摆好菜碗，为小篾匠斟酒。〕

常 来，干！

匠 老常，这……这酒……

常 这酒么样，未必里头有一〇五九的“闹”药！

匠 嘿！真有看见象你这样加劲劝酒的！

常 老伙计！还不是你为我们云岭大队争了光！

匠 老常呢，你怎么叫我在米汤盆里洗脸，越搞越糊头（涂）！

常 哈哈！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，这一回可该你出风头了，伙计！

匠 莫长子宽矮子的心，我还能出个么风头！

常 新提拔的姜书记马上要来找你坐谈。

匠 找我坐谈么事？

常 这还用问，听说新姜书记就是喜欢“富”字。你的篾匠手艺巧，编的篾器在广交会上洋人都抢倒买，家庭副业又搞得好，肯定要你当发家模范！来来来，一口清！

匠 莫瞎吹哒，我哪里发了家沙！

常 你看你，又有得哪个找你借两个，伙计，如今形势不同了，谁发家谁光荣。你看，莉莉还带回了录音机，要把你发家的经验在全县广播呢！

匠 啊！在全县广播？（心事重重地站起身来）

（唱）听此言不由人心尖一颤，

回想起往事一桩肝胆发寒。

那一年老江书记大抓新资产，

带来了一帮人找我坐谈。

盘家底算细帐查看存款，

又录音又照像热闹非凡。

谁料想广播喇叭将我批判，
暴发户代替了贫协会会员。
今日座谈会不会旧戏重演？
冰雪化还须提防倒春寒。

常 老伙计，来喝酒哟！

匠 我看你也少喝点，免得过了量又搞得昏头昏脑。

常 有得关系，来，干！

匠 咳，这酒坠得我脑壳痛，我……少陪了。

常 我晓得，你哪里是脑壳痛，明明是割了尾巴心里痛。伙计，还是团结起来向前看，过去我们犯了错误，把你打成暴发户，没收了你的篾刀……

匠 呃，那也不能全怪你们。

常 是呀！如今“四人帮”垮台了，党的政策放宽了，老江书记也进了火葬场，再也不会来割尾巴了，你还怕个么事，放心大胆地把发家经验讲出来，让大家学着你的样子干。

匠 老常呃，我这是关倒门说的话，好政策又有长根，放宽了就不再收拢？

常 （触动心事）啊！……收也不怕，有我们支部跟你撑腰。

匠 我看你的胆子跟我差不多，对“富”字也是细伢炸鞭炮——又想又怕。

常 我怕个么事？老贫农、老党员、老干部，文化大革命都有把我怎么样，莫讲现在还不兴搞运动。

匠 你真的不怕？

常 我还在你面前吹个么牛皮？

匠 （神秘莫测地）跟书记，山那边五里沟又在没收篾刀。

常 （吃惊）啊！真的？

匠 哪个还哄你。前天我外甥亲口对我讲的，说让手艺人做篾货先富起来是两极分化，违犯了四项原则……

常 你么样不早点做声！我是说哩，象这样搞不是复辟了！
嗨！差点又受骗上当。

匠 （忍俊不禁地笑了）我说你是口里不怕心里打颤呗！

常 啊！你是故意试我的心思呀！

匠 嗨！你们当头头的腰杆子不硬，能叫我们当社员的心里不怕吗？

常 老伙计，我也有我的难处啊！

（唱）是真是假难分辨，
忽左忽右分辨难。
跟错路线挨批判，
三亲六眷受牵连。
我不图升官不贪财，
只求落个好晚年。
风雨难测多变幻，
谁也有吃定心丸。

匠 嗯，这倒是句实心话。既然你也怕，我也怕，何苦还要硬倒头皮坐谈！（欲下）

常 呃，莫忙莫忙！

匠 啊，多谢你的酒菜。

常 老伙计，你走不得、走不得，马上县委书记找你坐谈，叫我么样交差啊！

匠 咳！你这个虾子干部也是遭孽！

常 老伙计，不说我们现在是亲家，就说我们从小在一起盘泥巴的交情，也该帮忙！沙！

匠 那我丑话说在先，跟你讲可得，县委书记来了我是不开

口的。

常 呃，不开口还叫么事坐谈，少讲一点象么样？

匠 少讲就不出纰漏？

常 那就这样好了，你先讲得我听，再让我去汇报。

匠 好！去年不算队里分红，我光是做蔑器就赚了……（扳指头计算）一五、一十……

常 （旁白）莫忙，等我把录音机打开，免得搞忘记了。

〔常老根悄悄按动录音机。

〔播音员的声音，“下面播送县委江书记的重要讲话……”

常 （一惊）江书记？（看着花圈）哦，新提拔的书记也姓姜！

〔播音员：“…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，为早日实现大寨县而奋斗！

常 啊！新提拔的姜书记的重要讲话？哎呀，难怪莉莉说这里头有新精神哩！

匠 新姜书记的重要讲话？快听听。

〔播音员：“……在大好形势下，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严防资本主义乘机抬头。有些人以搞家庭副业为名，又在磨刀霍霍，妄图再一次用手中的蔑刀挖我们社会主义墙角。全县的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、革命干部，都要提高警惕，抓住活靶子……”

匠 哎呀！这是么搞的，刚才说新姜书记要找我坐谈，总结发家经验，现在又要抓活靶子……

常 （急忙关闭录音机）难怪我问莉莉是不是来抓活靶子，她不敢正面回答哩！

匠 搞拐了！肯定是政策又变了！

常 （擦了擦额角，垂头丧气地坐下）你快点回去吧，你当

上活靶子，我也跑不脱。

匠 好好好！（急欲出门）

〔匆匆赶来的常莉莉与小篾匠撞了个满怀。

莉 大伯！

匠 （尴尬地）哦，莉莉，你回来了？

莉 我到处找您家。

匠 哦，你……跑累了，先休息吧！（欲下）

莉 您家莫走啊！马上县委书记要来坐谈。

匠 我有得么事谈的。（欲下）

莉 （一把拉住）么事吓得您这样慌里慌张呀！

匠 莉莉，快放开，让人家看见了要听闲话的。

莉 你……老封建！（生气地甩开小篾匠的手）

〔小篾匠撒腿就跑。

莉 爸爸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常 刚才我们听了录音机里姜书记的讲话，上面的精神又变了，又要批资本主义，抓活靶子……

莉 嗨！我叫你莫动录音机，那是老江书记的讲话！

常 么吵！老江书记死了还能讲话？！

莉 噻！我现在跟你说不清楚。（急忙出门）大伯！等一等——（追下）

〔夜幕低垂。常老根心绪不宁，借酒浇愁。

常 这是搞的么名堂……老江书记还能讲话？……如今医学发达，难道他又活转来了？……前几天是不是开过追悼会？噻！我这死脑筋……

（唱）晚风沙沙夜幕垂，

借酒浇愁手捧杯。

三十年云岭未富心中惭愧，

盼来了富民政策喜上心扉。
谁料想马未起跳先蹩腿，
为什么心花刚开阴风吹？（喝酒）
前几天好象开过追悼会，
却为何今日讲话又振虎威！
听话音发家致富是复辟倒退，
江书记在台上要提防倒楣。
喝一杯又一杯几分沉醉，
昏昏然分不清黑白是非。

〔蓦然，花圈旁出现老江书记的形象，常老根大吃一惊。〕

常 谁？！

江 （悠然从花圈旁走过来）常老根！

常 （毛骨悚然）喔？你——

江 么样，不认得了？

常 江……江书记，您家不是得了癌症……

江 得了癌症就不革命了？哎！

常 听说您家……死了……

江 人死精神不死嘛！我们就是死了也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喽。

常 哦，您家请坐！

〔常老根急忙上前去同江书记握手，江书记倏然隐去，常老根一下抓住像框。〕

常 （心惊肉跳）噢！是我的眼睛看花了，还是……不对！
江书记么样还能来呢？

江 （突然闪出）老根哪！你不是要我永垂不朽吗？

常 （手忙脚乱地端起酒杯）江书记，您家喝茶。（发觉自

己失常，尴尬地端起板凳）您家请坐！

江 （在常老根端板凳的同时转身落坐，跌倒在地）你搞的么鬼！

常 （急忙搀扶）哎呀！莫怪莫怪，搭痛了吧！

江 老常哪！（拿起小篾匠留下的篾刀）小篾匠那些人又把篾刀拿起来搞单干了吧！

常 这……

江 同志呃！小自由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，你忘记了？哎！他们掌了刀把子，不又要把人心劈散，把社会主义砍垮？！

常 我也是有点担心这个事，可是报纸广播又天天在叫搞富……

江 风吹浪打不回头嘛！你考虑过没有，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，是不是搞两极分化？哎！

常 这……我在党校里学习过，一部分人先富能带动大家富。

江 理论还要联系实际嘛！同志呃，土改之后提倡发家致富，有的人不是穷得卖田卖地？

常 那……那时候所有制不同……

江 （用篾刀在桌上一拍）你莫捡了根鸡毛当令箭！不堵资本主义的路，怎样迈社会主义的步？不抓阶级斗争，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？！

常 啊！（似乎明白地点了点头）您家等一等，我马上去通知支委碰头，请您家讲一讲。

〔常老根踉跄地急下，江书记隐去。〕

〔常莉莉同小篾匠上。〕

匠 哈哈！咳呀呀！莉莉呀，要不是你这一番解释，大伯

我真还被的那录音机吓倒了。好，说得明，心安宁，我再也不怕了。

莉 就是嘛！一个怕，两个怕，我们的国家一辈子也富不起来！

匠 对！今天我就来带头讲发家经验。

莉 好！您家再准备准备，我到村头去接姜书记。（下）

匠 哈哈！（进门）老常！噫，人到哪里去了？（又信手拿起篾刀劈篾）真是个聪明伶俐的好莉莉！

（唱）她带回老江书记前年的讲话，

两条路线作对比将我启发。

发家致富用不着担心害怕——

〔常老根上。〕

常 （接唱）跑得我两腿发酸头皮发麻！

匠 记得那年老江书记是这样批我，（学江语气）小篾匠，你的篾刀把人心劈散了，把社会主义砍垮了！

常 江书记！

匠 （入神地）其实呀，我们拿起篾刀是把副业搞活了，集体个人都富了。

常 啊！么样眼睛一眨，老母鸡变成鸭？江书记！

匠 （急忙起身）姜书记来了？

常 啊！是你呀！江书记哪里去了？

匠 姜书记？莉莉到村头接他去了哇！

常 你还坐在这里搞么事？

匠 等姜书记来坐谈发家致富呀！

常 算了算了，你做点好事快回去，莫在这里找麻烦！

匠 跟书记，你莫自己吓自己，刚才我们听的录音是隔年的皇历……

常 少噜嗦！我当了二十多年的支部书记，睡着了也比你明白些！

匠 刚才莉莉说了……

常 未必莉莉比县委书记还做些？你考虑过没有，‘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，是不是搞两极分化？’哎！

匠 这……你不是跟我们讲过，一部分人先富能带动大家富。

常 理论还要联系实际嘛！同志呢，土改之后提倡发家致富，有的人不是穷得卖田卖地？

匠 那……那时候……所有制不同……

常 莫捡了根鸡毛当令箭！你的篾刀呢？

匠 （本能地把刀扎在背上）篾刀？我的篾刀前几年就被你没收了。

常 你背上扎的是么东西！

匠 背上……有得么东西。

常 快拿来哟！

匠 呃，你么样总是这样和我过不去呢？

常 哪个叫你跟我是亲戚的呢？要跟形势就该我们这些人带头！

匠 你……

（唱）常老根呀常老根，
至今尚未除病根。
搞活搞富你怕跟，
穷整穷斗你蛮会跟。

常 （唱）支部书记能扎根，
根本的经验就是跟。

匠 （唱）你不顾死活只顾跟，
三十年挖不掉一穷根！

常（唱）穷根未挖难怪我老根，

不跟上头就留祸根。

匠（唱）再不清醒胡乱跟，

众叛亲离鬼也不在你后边跟！

祟（唱）常老根就是常老根，

县委的指示就得跟、跟、跟！

〔常老根抢过篾刀，小篾匠反身相夺。〕

匠今天我宁可不做你的亲家，也不带这个头！

常不当亲家也得听我的，我是云岭大队支部书记！

匠你……

常我……

〔莉莉拿一把系着红绸的篾刀急上。〕

莉大伯，姜书记来了！（屋内的情形使她一楞）你们争么东西？

匠莉莉，篾刀……

莉哦，我爸爸大概看热了眼，也想拿起篾刀来发家致富。

常你……

莉大伯，您家把那旧刀让得他算了，我跟你带来了一把新的。

匠（接刀）喔？新篾刀，是你买的？

莉这是姜书记特地带来奖给你的。他正在村头跟几个社员谈话，马上来就坐谈。

匠（喜出望外）姜书记奖励我的？

常（旁白）江书记这葫芦里装的是哪味药？

匠（唱）手捧篾刀热泪滚，

酸甜苦辣味难分。

莉（唱）篾刀虽小分量重，